

裁军谈判会议

CD/PV.778
9 September 1997

CHINESE

第七七八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97年9月9日星期二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古纳蒂拉克先生(斯里兰卡)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 778 次全体会议开始。

我要通知诸位，今天上午名单上的所有人发言结束后，我打算让本全体会议休会并随后立即举行一次非正式全体会议，审议载于 CD/WP.489/Rev.1 号文件中的提交联合国大会的年度报告草案，然后继续举行全体会议，以便正式通过报告草案。

今天发言名单上有印度和塞浦路斯的代表。但是，在请戈塞大使发言之前，我要代表本会议并以我本人的名义，借裁谈会本届会议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的机会向她道别，因为当我们开始 1998 年的会议时她将已经不在我们中间。虽然戈塞大使在本会议仅担任了两年的印度政府代表，但这两年非常重要，裁谈会的所有成员将不会忘记她。在关于《全面禁核试条约》的艰难谈判期间，她以明确的语言、聪颖的才干和勇气阐明了印度政府的立场。为了阐明其政府在裁军领域优先注重的事项，她百折不挠，大家一致认为这是她卓越外交才干的体现。我肯定我们都将想念她、想念她的人品和热情。我代表我们大家对她的前途表示最美好的祝愿。

现在我请印度代表戈塞大使发言。

戈塞女士(印度)：非常感谢你，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借用你的话感谢你对我说的友好的话，但我对此还是略感惊讶。我真诚感谢你刚才所作的一切极其美好的夸奖。

今天，我在今年裁谈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发言，向裁谈会和裁谈会中的所有同事——无论他们今天有没有与会——向我有幸与之一起共同工作的各位大使及其代表团的成员道别。

请允许我——并且我知道这也是各位意料中的——借此珍贵的机会与你们和裁谈会议的成员、我的同僚分享我个人对我在本论坛所度过的并非不令人激动的时光的看法和回顾。虽然当我来到日内瓦时我对联合国已熟悉多年，但裁军是我从未直接涉足的领域。所以当我初来乍到时，我不得不用数星期乃至数月的时间，试图解开盘根错节、弄清难以捉摸的魔镜和从总体上了解不仅仅单纯的裁军谈判问题而且裁军谈判的范围。那时和今天均有其经验我决不敢与之相比的同事，当然，但从他们身上我能学到许多东西：例如程序、进程和实质问题的相对重要性、如何把对话者的注意力从他热衷的话题转到他根本不想谈论的东西、弄清所谓大胆放肆的含义

是什么，等等。我要对所有这些人，过去和现在的，对我的所有对手和我在本论坛结识的所有朋友表示我真诚的谢意。

我觉得我也应该对那些因我显然经常强调我国立场而使他们感到吃惊的人表示歉意。这是受到信念或习惯力量的驱使的结果。我也要向裁谈会不吸烟的成员致歉，特别是向在全会中别无选择只能座在印度席位两边的代表致歉。我只有说这是字母顺序的错。

主席先生，你在过去几周里非常耐心而坚定的工作，对你和所有历任主席、对裁谈会秘书长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斯基先生、副秘书长卡迪尔·本斯梅尔先生和日内瓦秘书处的所有成员，我表示感谢，感谢他们为我在此期间提供的所有帮助以及经常的忠告。

我还要欢迎裁谈会的所有新同僚。在由于不能有幸与他们共事而向他们表示遗憾的同时，我愿向他们阐明我对裁谈会今年所做的工作的看法。最近许多代表对本论坛的前途表示担心；许多人对裁谈会表面上迫在眉睫的崩溃忧心忡忡。我不赞同这种评价。裁谈会不是一个有方案和项目的组织。它是一个服从需要和我们裁谈会成员的愿望而可被随时使用的论坛。它是由我们建立起来谈判多边条约的论坛，这些条约在满足国际安全需要的同时，也保护关键的国家安全利益。我相信当各方意见与条约的基础和目标不谋而合时就能达成谈判这种条约的协议。如果某一条约或关于某一条约的谈判是通过“劝说”（我将劝说一词放在引号内）强加给不情愿的国家——有时称为桀骜不驯的国家，我就是这样被称呼的——要这些国家接受他们出于各种理由——他们的安全概念、他们对优先次序的看法等——而不愿做的承诺，这种协定充其量也是十分勉强的，从长远角度看是肯定不能持久的，尤其是，借用德伊卡萨大使的话来说（我很遗憾他今天没有出席会议），如果目标是解除未武装的武装，这种协定就更是不能持久的。

请允许我扼要提一下最近在裁谈会谈判的两项条约，对这两个条约我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对其中之一了解的程​​度超过另一个：《化学武器公约》和《全面禁试条约》。我们花了十多年的时间谈判《化学武器公约》。我们取得了某种协商一致。我知道对程序和实质问题有许多保留意见，但是《公约》终于开放供签署，各国自愿签署并随后予以批准。我有幸在这里参加我国交存批准《化学武器公约》文书，使之于今年生效。裁谈会尽了它所能做到的最大努力。然而，就《全面禁试条约》而言，我

认为情况则大相径庭，也许我们今天正目睹这一情况的后果。裁谈会没有就我们仅用了大约三年时间谈判提出的案文取得协商一致。既然如此，那么我们有没有继续努力争取协商一致意见，满足不仅我国而且若干其他国家的需要？没有，我们没有继续努力。我们所做的是个国家把一个未达成协商一致的案文作为其本国案文，以便它能编上裁谈会文号，然后该案文再由另一代表团提出，作为有裁谈会文号的 国家文件，让联大通过。我相信，（这仅仅是一个题外话），我国也许是第一次实际上投票反对一项多边裁军条约，而不是仅仅袖手旁观，让希望通过的国家通过了条约。现在，这一特殊事态发展会给我们在座的带来何种影响？我们正目睹其中的一部分。我们今天在座的任何人有何种把握确信这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某种意义上看来这不仅在本论坛正在再次发生，而且我们也将会在即将召开的联大见到。涉及所有国家或许多国家或者甚至仅一个国家的安全利益的裁军问题不能由一组国家——无论多大——用在联大通过决议的方式来决定。对此我们太熟悉了，因为这正是在一种特定背景下常常用来教训我们的。那么，我们有什么样的条约可谈论？我们能够到何处谈判将保护我们利益的条约？我们听到需要采取灵活性的论调。处理办法和语言的灵活性是谈判的实质和程序。在事关国家安全利益的问题上要求灵活性，也许有一些过分。

因此，我认为我们今年在裁谈会所做的是必要的，并在较长的时期内可能继续需要如此。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必需从我们的制度中排除这一丧失信心的现象。今年，61个国家试图为找出它们对安全关注的意见相吻合的问题作了尝试。我们的优先考虑至少在眼下显然有区别。例如，拥有核武器和受到这类武器保护的国家有一套优先考虑——对此我予以尊重。既没有核武器又没有核保护的国家有不同的优先考虑，对国家安全有不同的概念。我认为，这不是裁谈会的僵局或失败。我们仅仅对关于具体问题的谈判的基础或目标有不同意见。在其他问题上我们也许可以找到一致意见，如果我们能取得一致意见，那么裁谈会就随时供我们使用。

然而，还有另两个一般性问题使我在裁谈会的整个期间一直迷惑不解。今天我只能在这里向我的同僚和盘托出。第一个是常在本论坛内倡导的“逻辑”。关于裁谈会今年的活动的报告居然须反映对明年工作方案的倾向，而同时十分清楚这一年的年度报告对下一年的工作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我完全不明白这一逻辑。自成一体的裂变材料停产条约据说与《全面禁试条约》紧密相连，而且这方面的任务受到不扩

散条约审查进程的控制。去年我有幸就《全面禁试条约》按红按钮，但没有参与不扩散条约的审查进程，我从来没有弄明白是什么逻辑能让任何国家认为我们也许通过某种巧妙的措词就必定要谈判一项自成一体的裂变材料停产条约。最后，仍然关于裁谈会这一令人迷惑不解的逻辑，我们都承认并非所有国家在力量上都平等，无论是通过拥有或不拥有核武器、弹道导弹和任何其他武器或受到这种武器的保护或不受到保护。实际上有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有更多的平等。我承认这点。但是，难以理解的处事逻辑是认定强大国家的安全利益比不太强大国家的安全利益更重要，这不仅对国际社会是如此。而且对不太强大的国家自己也如此。

既然说到国际社会，这将我引导到第二个令人迷惑不解的问题：这“国际社会”到底指什么？此人是谁、他站在那条街上、他对我们为何抱有如此的希望？新德里大街上的人与另一大陆另一国家的大街上的人具有极为不同的期望。然而有人要我接受这一普通人的期望，说是这就是我应该同意影响到我的利益的事物的理由。我认为，一个国家或一组国家的公众意见并不构成“国际公众意见”。另一方面，当与裁军进程和谈判密切相关的国际独立专家再次发出呼吁，例如呼吁消除核武器，如最近帕格沃希协会的呼吁，而我们在裁谈会的成员甚至不屑予以理睬。今年早些时候我们甚至让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正式提出堪培拉委员会的报告。我们不仅没有予以处理，我们也在我们的报告中忽视了它。我无意建议将它包括在报告中，但这仅仅是一点评论和告别发言以及一点看法。

显然，在我离开裁谈会时我头脑中对国际裁军谈判的疑问要比我来的时候更多。所幸这一混淆只是我自己的事，它不大可能影响我国对裁谈会的参与，因为我在十一月底将永远离开政府部门。我将想念我在这里度过的日子和结识的朋友，特别是在裁谈会结识的朋友，在我的新生活中如果感到困惑我将深深怀念这里的一切。

最后，在上星期的一个发言中你们已经看到明年有可能在某些领域达成协议，这些领域不是产生于一个国家或某一集团的议程，而是产生于裁谈会本身的议程。在向你们告别时，我真诚地希望裁谈会的所有成员在1998年的确干得出色。

扎克海奥斯先生(塞浦路斯): 主席先生, 首先允许我祝贺你担任主席和在我们的工作处于极其微妙的时刻你巧妙地指导了我们的审议。我们也要祝贺你的前任尊敬的斯洛伐克大使。我们感谢秘书处的所有成员。

今天上午我奉命发言, 以便向你们介绍我国政府关于防止和制止非法贩运核材料方案的立场。

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欢迎这一方案。它是由八大国政府于 1996 年 4 月在莫斯科举行的核安全和保障首脑会议上商定的。

响应莫斯科和里昂首脑会议公报提出的呼吁, 塞浦路斯政府宣布打算与八大国和乌克兰一起, 共同执行该方案并与它们合作, 以及在预防、侦查非法贩运核材料和就此交换情报、进行调查和起诉等各方面与其他的目前和将来的参加国合作。

目前我们正与八大国对话, 在人员培训、侦查核材料的设备等领域谋求技术援助, 以使我们能够履行方案规定的义务。

塞浦路斯相信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给国际和平、安全与稳定构成威胁, 我国政府多次阐明了对不扩散的承诺。核武器的破坏性是巨大的, 使用核武器将会造成灾难。

塞浦路斯已作出国际承诺, 努力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塞浦路斯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制度的几乎所有文书和组织。在这方面, 我愿提到我国政府最近的下列决定: 从 1997 年 4 月起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贩运事件信息收集和交换方案(称为非法贩运情况数据库), 并加入《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

最后, 我要重申克莱利季斯总统关于塞浦路斯共和国非军事化的建议来强调我国政府对全面彻底裁军的承诺, 我们认为这是我国对常规武器裁军努力的贡献。这一建议体现了对所有塞浦路斯人的安全关注的真正答复。此外, 该建议付诸实施将在地中海东部的敏感地区带来稳定。

最后, 我要向我们的印度同僚道别并告诉她我们将会十分想念她。

主席: 我感谢塞浦路斯代表的发言和他对我说的友好的话。今天发言名单上的人已发言完毕。有没有任何其他代表团希望现在发言? 如果没有, 现在我将让本全体会议休会, 举行一次非正式全体会议, 专门审议年度报告草案。

上午 10 时 45 分休会，下午 12 时 10 分复会

主席：我宣布第 778 次全体会议继续进行。现在我要正式宣布在非正式全体会议上就经修订的载于 CD/WP.489/Rev.1 号文件的年度报告草案达成的临时协议。我是否可以认为题为“导言”的第一节可予以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我是否可以认为载于第 2 至第 5 页的标题为“本会议的工作安排”的第二节可予以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我是否可以认为载于第 9 至第 22 页的标题为“本会议在 1997 年会议期间的实质性工作”的经修订的第三节可予以通过，但与此有关的谅解是墨西哥代表团提出的文件将在报告中列出？现在我请墨西哥代表团发言。

霍布兰克先生(墨西哥)：主席先生，墨西哥代表团希望指出，墨西哥政府认为杀伤人员地雷问题特别协调员进行的协商是一程序问题，不构成裁军谈判会议实质性工作的一部分。

主席：我感谢墨西哥代表的发言。我是否可以认为载于第 9 至第 22 页经修订的标题为“本会议在 1997 年会议期间的实质性工作”的第三节可予以通过？尊敬的法国代表要求发言。

里瓦索先生(法国)：有一点说明：我的理解是您使用的提法——“经修订的”——指墨西哥代表刚才宣读的声明将得到一个 CD 文号，并将在第 18 页的第 48 段的适当地方出现。这就是我们正在谈论的声明。

主席：非常感谢你的发言。你的理解是对的，该文件将在第 18 页列为新文件“r”。请尊敬的叙利亚代表发言。

厄尔菲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我本来不打算发言, 但我们对“经修订”的措词的理解是要收列墨西哥提出的裁谈会文件和尊敬的中国大使提到的第 12 页第 30 段的更正, 即“彻底消除的目标”——将“消除”的措词列入其中。

主席: 谢谢你。是的, 有两处修正, 一处是中国代表团提出的, 另一处是土耳其代表团提出的。这些修正也将列入其中。我想尊敬的俄罗斯代表要求发言。

别尔坚尼科夫先生(俄罗斯联邦): 我的理解是, 我们打算在第 48 段中提到墨西哥代表团打算向我们提交的文件, 而不是列入整个文件。如果我的理解是正确的, 主席先生, 请你确认这一点。

主席: 第 18 页上所载的是文件清单, 因此, 新文件“r”将作为 CD/1475 列入第 18 页, 包括日期和适当的标题。这就是达成的安排。

我是否可以认为报告草案第三节获得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 现在我是否可以认为经修订的载于 CD/WP.489/Rev.1 号文件的年度报告草案全文获得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 关于刚才通过的报告第 54 段, 我要向所有代表团保证, 由现任和即将接任的主席在闭会期间举行的协商当然将根据裁谈会议事规则进行。现在有没有代表团希望发言? 请尊敬的美国代表发言。

克里滕伯格女士(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先生, 我首先感谢你通过不懈努力使本会议就提交联合国大会的年度报告取得协商一致意见, 还要感谢你愿意提前承担这一艰巨任务, 因为轮转办法使斯里兰卡比预定时间提前两个月坐上了主席席位。我们对你愿履行这一职责表示感激。我个人还要借此机会欢迎最近几星期刚加入我们行列的同僚并向他们表示鼓励——甚至可以说帮助他们鼓起勇气——迎接未来的日子。我还要向离任的同僚表示深情的告别, 向那些我们已经知道要离任的代表, 如

尊敬的印度代表和您主席先生以及向那些可能希望悄悄地消失在夜幕中的代表道别。

我今天要求发言是为了对我们即将结束的这一年的裁谈会作一些回顾和评论。与去年不一样，这是我们任何人都不应感到自豪的一年。这一点虽然并不奇怪，但仍令人失望，因为与会者之间对 1997 年的优先次序的分歧阻碍了裁谈会集体对与其议程有关的任何问题进行任何实质性工作。

显而易见，裁谈会内的分歧反映了成员国在外交政策上的真实的分歧和不同的优先次序。然而，这些分歧和由此引起的今年裁谈会无所进展的事实不应该构成对裁军谈判会议本身作为一个机构的具体体现。正如我们大家目睹的或意识到的，我们允许裁谈会有多大成效它就取得多大成效——不多不少。

除了政策上的不同之外，有时似乎还缺乏取得任何实质性结果的根本愿望和意愿。我国政府希望明年情况将会有所不同，裁谈会在恢复其工作时能找到可着手实质性谈判的一个或更多的问题。对美国来说，在核裁军领域，显然和可行的谈判选择是关于禁止生产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所用裂变材料的公约；在常规武器领域，显然和可行的选择是朝着全球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方向采取步骤。

不论有没有裁谈会，美国都是在军备控制问题上朝前迈进，并在核军备控制和裁军领域努力工作。美国和俄罗斯联邦就战区导弹防御问题经过几年的努力工作后于最近达成协定，这就是具体成果一个最近的事例。我们继续认为确保在核裁军领域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继续取得进展的最迅速的途径是由美国和俄罗斯联邦继续进行双边谈判。虽然就诸如全面禁试条约和裂变材料停产条约等具体核裁军问题方面多边可发挥作用，但在规划核裁军方面扩大多边工作只会阻碍已经正在取得的实际进展。

有时情急之下在裁谈会说的不恰当的话将永远记录在案。毫无疑问这些话将让以后的学者和历史学家对什么是 1997 年裁谈会的优先事项迷惑不解。在上一星期的全体会议我们就听到这样的不恰当的话，有人声称 5 个公开的核大国想要裁谈会仅讨论“小议题”，如杀伤人员地雷和裂变材料停产条约。我们被告知裁谈会问题的根源是我们顽固拒绝任何在裁谈会谈判核裁军的“世界意愿”。

我国代表团不会把禁止杀伤人员地雷说成为“小议题”。正如与会者也在上周全体会议被另一发言者所提醒的，每年有 25,000 无辜的男子、妇女和儿童被地雷炸死

或炸残。然而有人却说杀伤人员地雷是一个“小议题”；而核武器具有杀伤的潜力——潜力。难道“世界意愿”是要我们首先处理潜在的问题而将燃眉之急的问题留到以后解决？谁能否认核武器有杀伤的潜力？但同样谁敢否认这种潜力现在要比一年前小，比1990年小得多？对核武器负有责任的公开的核大国正努力减少其破坏潜力，过去十年的记录明确无误地反映了这方面取得的无可辩驳和重大的进展。

我相信为本会议室遮阳的深色窗帘也遮住了我们的视线，看不清“世界意愿”到底是什么。现在矗立在万国宫大门前广场上令人生畏和引起痛苦记忆的纪念物并不是核破坏的比喻。它被称为“断腿椅”，毁坏的一条椅腿并不是要说明一个潜在的问题，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可悲的悲剧。有些人可能认为杀伤人员地雷是“小议题”，但是矗立在万国广场上标志着被炸毁的四肢和被毁灭的生命的巨大纪念物不是一个小议题，纪念物底座周围可爱的花草不是“世界意愿”的小小呼声，而是要裁谈会现在就采取行动，结束杀伤人员地雷的噩梦。时机已经成熟，裁谈会应履行其职责，为已经开始的消除这一祸害的努力作出贡献。裁谈会也应该对要求采取行动的这一呼吁作出反应。

裂变材料停产条约也被称为“小议题”。尽管那些在裁谈会呼吁核裁军谈判的人承认裂变材料停产条约是核裁军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他们拒绝谈判一项单独的条约，停止生产使核武器具有杀伤潜力的裂变材料。如果这些代表团真诚地希望裁谈会就核裁军进行努力，它们应该抓住机会，就禁止生产裂变材料的条约进行谈判。这一条约将是核裁军道路上的关键一步，一个多边步骤。

一年多的无所作为汇集而成的挫折感造成一系列声明，用美国口语来说，这就是试图解除自己的负担，将1997年裁谈会的失败归咎于他人。当然，归根结底我们都必须对1997年成为我们未能设立特别委员会或从事任何集体性实质性工作的第一年和唯一的一年的事实负责。

我们出了什么问题？我们认为答复很简单。我听说，在任何谈判情况中——不论是劳资关系、房地产交易、外交关系或甚至是婚姻关系——当事方必须致力于持续不断的关系和取得合理的可接受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双赢”情况，亦即当事方实现其目标的一部分乃至全部。当事方必须努力缩小其区别，解决能够解决的问题，搁置不能达成协议的问题。对于谈判者来说，理想的结果在离开讨价还价的谈判桌时有理由感到满意，因为各方均取得了一些成果；没有任何一方失败或屈服投

降。另一种结果就是因势不两立的分歧或用裁谈会的用语来说因要求挂钩和时限而导致分道扬镳，这肯定是破坏就实质性问题取得任何进展的良方。由于今年在裁谈会推行这种“非全有即全无办法”，在具体和及时的问题上、在已经成熟适合于多边谈判的问题上要取得切实进展就意味着必须同意在一定时限内就核裁军进行多边谈判。

我认为过去两天里的谈判表明我们都能采取灵活和妥协的做法。不容置疑，我国代表团已经努力在原则上以及在整个一年里表明其灵活性，并表示愿意讨论我们并非特别希望想要讨论的主题。我们的灵活性是基于对每一主题的个别评价。如果我们要在 1998 年进行谈判，裁军谈判会议就将必须确定它实际上能就哪些问题进行谈判，而不是就个别成员视为他们唯一的优先问题进行谈判。如果没有灵活性和在态度上不做大的改变，我们在 1998 年的前景将不会比我们刚刚结束的 1997 年更好。

8 月 21 日当你宣布裁谈会第 775 次全体会议开幕时已表示乐观，认为 1998 年裁军谈判会议将有所作为。对这一看法我国代表团也有同感。

主席：我感谢美国代表的发言。现在有没有任何代表团希望发言？我请尊敬的巴基斯坦代表发言。

阿克拉姆先生（巴基斯坦）：我要求发言并不是为了对尊敬的美国代表的发言作答辩，尽管我必须说，就另一方的观点即发展中国家和 21 国集团成员的观点而言，有许多可说。但我想让记录本身来讲话。我要求发言仅仅是为了宣布 21 国集团将于明天上午 10 时举行会议。

主席：谢谢你。尊敬的各位代表，经过几周的紧张谈判和磋商，我们得以通过裁军谈判会议提交即将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的报告。我不能说这些谈判轻而易举。实际上，这些谈判体现了裁谈会在整个 1997 年会议期间经历的困难时期。尽管如此，我必须迅速转而赞扬各代表团表现出的诚意、通融精神和最重要的灵活性，因为它们认识到裁谈会作为裁军问题上唯一多边谈判机制的重要作用。

正如我在 8 月 21 日所指出的，我们不应该视 1997 年的裁谈会议为浪费的一年。在结束了关于全面禁试条约的谈判后，本机构未能立即着手谈判另一系列国际文

书。即便是裁谈会也必须稍事休整，评价其处境，然后再决定下一步应做什么。因此我们可以视 1997 年为反省的一年。在结束了这一届会议以后，裁谈会现在已了解其优先次序和限制因素。本着这一认识，我肯定本会议将带着新的信心迎接 1998 年。

作为 1997 年余下时间的主席，我将与即将上任的主席根据报告第 54 段——当然也根据本会议议事规则——进行协商。本着我们协商期间所表现的诚意，我相信我们将能够共同为富有成效的 1998 年铺平道路。

最后，我代表裁谈会议真诚感谢本会议副秘书长 本斯梅尔先生和秘书处能干的成员，没有他们出色的会议服务，我们将无法完成我们今天的工作。我还要感谢口译人员，为使本会议能完成其工作，他们响应要求加班工作。最后，我也感谢所有代表团给予我的理解和合作，从而使我们能够完成 1997 年的工作。

本会议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 1998 年 1 月 20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举行。

下午 12 时 35 分散会

-- -- -- -- --